佛本行集經/卷041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佛本行集經卷第四十一

隋天竺三藏闍那崛多譯

迦葉三兄弟品中

「爾時毒龍見火神堂，四面一時炯燃熾盛，唯有如來所坐之處，其處寂靜，不見火光。見已漸詣向於佛所，到佛所已，即便涌身入佛鉢中，而說是偈：

「『若人百千億萬歲，　　一心祭祀此火神，

　彼輩不能斷去瞋，　　如今勝世尊忍辱。

　一切天人世界內，　　唯有世尊大丈夫，

　諸被瞋恚重病纏，　　世尊能與忍辱藥。』

「爾時，世尊過彼夜後，至明清旦，手擎於鉢，將彼毒龍，來至優婁頻螺迦葉所坐之處。到已即告彼迦葉言：『仁者迦葉！此是毒龍，汝等所畏，不能入於火神堂者，此即是彼。以我威火，滅其毒火，今故將來以示汝輩諸梵志等。』而有偈說：

「『是時彼夜分已過，　　世尊來至迦葉所，

　鉢中盛於毒龍示，　　手擎安置著彼前。』

「爾時，優婁頻螺迦葉，作如是念：『此大毒龍，為自入於大沙門鉢？為大沙門神通力故，教其入中？』爾時，世尊知彼優婁頻螺迦葉心之所念，知已即便手所執鉢，自然展

向優婁頻螺迦葉之邊。時彼毒龍，九頭大項，引頸欲向優婁頻螺迦葉身邊。爾時，優婁頻螺迦葉見龍舉頭欲向己邊，心生驚怖，却縮身住，自以兩手，掩覆其面。爾時，世尊告彼優婁頻螺迦葉，作如是言：『仁者迦葉！何故縮身，如是驚怖？汝心畏也？』迦葉報言：『如是如是！大德沙門！我實畏也。』爾時，佛告彼迦葉言：『仁者迦葉！汝莫怖畏。』爾時，世尊即以偈頌語迦葉言：

「『我昨夜來教化彼，　　其更不能恐怖他，

　　其若今欲螫於仁，　　世間終無有此法。

　　假使天崩倒於地，　　大地破碎如微塵，

　　須彌移離本處安，　　諸佛口終不妄語。』

「爾時，優婁頻螺迦葉作如是念：『此大沙門！大威神力！大有功能！乃設如是神力之火，滅彼毒龍毒惡熾火。其事雖然，而猶不得阿羅漢果如我今也。』爾時，世尊取彼毒龍，發遣安置彼大海外鐵圍山間。是時，優婁頻螺迦葉即白佛言：『大德沙門！彼毒龍今安在何處？』爾時，佛告彼迦葉言：『仁者迦葉！彼之毒龍，我今已遣安置於彼鐵圍山間。』

「爾時，優婁頻螺迦葉見佛示現是神通已，心生歡喜，即白佛言：『大德沙門！願恒住此，我當常請供奉飯食。』爾時，世尊默然受彼優婁頻螺迦葉等請。

「（或復有師作如是說：『佛告優婁頻螺迦葉，作如是言：「仁者迦葉！若汝等輩，能依時節告我食時，如是則我受仁者請。」時迦葉言：「我等當告。」』）

「爾時，色界淨居諸天即說偈言：

「『此是大慈世尊力，　　善能降伏大毒龍，

　　其三迦葉事火神，　　所有精進力當滅。』

「爾時，世尊從彼優婁頻螺迦葉邊受食訖，漸漸而行，去於優婁頻螺迦葉處所不遠，有

一林名差梨尼迦(隋言斫枝即出乳汁)，在於彼林，經行而住。是時，四鎮四大天王身出勝光，當於夜半，下來世間，以天身光，普照彼林，向於佛所。到佛所已，頂禮佛足合掌而却，各隨來方，住立一面，向佛曲躬，低頭頂禮，如猛火聚，出大炎光，照尼迦林。

「爾時，優婁頻螺迦葉過彼夜後，晨向佛所。到佛所已，而白佛言：『大德沙門！食時將至，飯食辦具。未審昨夜四人是誰？身出最勝微妙光明，而於夜半，照此林樹，來到於此大沙門邊。到已頂禮，却住一面，低頭合掌，恭敬立住，譬如火聚，出大勝光。』

「爾時，佛告彼迦葉言：『仁者迦葉！彼四人者，是四天王，來詣我所，從於我邊欲諮問法。』是時，優婁頻螺迦葉心如是念：『此大沙門！大有威神！大有威德！乃有四大天王下來，詣於其邊欲請問法；威力雖然，但其不得阿羅漢果如我今也。』

「爾時，世尊即至優婁頻螺迦葉所住之處，飯食訖已，後還向彼林內經行，寂靜而住。是時，忉利帝釋天王，放身最勝上妙光明，於夜半時，普照彼林，來詣佛所。到已頂禮佛世尊足，却住一面，合十指掌，向佛而立，譬如火聚，出大焰光，倍勝於前四天王身，明照顯赫，不可為比。

「爾時，優婁頻螺迦葉過彼夜已，往詣佛所，到佛所已，而白佛言：『大德沙門！食時已至，飯食辦具。未審昨夜光明是誰？於夜半時，身出最勝大光明來，到已頂禮，合十指掌，向一面立，乃至猛焰倍四天光。』爾時，佛告彼迦葉言：『仁者迦葉！彼是忉利天主帝釋，來詣我邊，欲聽法故。』是時，優婁頻螺迦葉作如是念：『此大沙門！大有威德！乃令帝釋來詣其邊，欲聽於法；威力雖然，而猶不得阿羅漢果如我今也。』

「爾時，世尊從彼優婁頻螺迦葉邊受食訖，還向彼林，經行而住。時，夜摩天於夜半時，身出勝光，來詣佛所，到已合掌，向佛頂禮，却住一面，乃至略說，此大沙門！大有威力！大有威神！乃令於彼須夜摩天，來欲聽法；威德雖然，其猶不得阿羅漢果如我今也。

「爾時，世尊從彼優婁頻螺迦葉邊受食訖，還向彼林，經行而住。時，兜率天於夜半時，身出光明，來詣佛所，乃至略說，此大沙門！大有威力！大有威神！乃令於彼兜率陀天，來欲聽法；威德雖然，其猶不得阿羅漢果如我今也。

「爾時，世尊從彼優婁頻螺迦葉邊受食訖，還向彼林，經行而住。時，化樂天於夜半時，身出光明，來詣佛所。到已乃至此大沙門有大威神，乃令化樂天子，下來欲聽受法；威

德雖然，其猶不得阿羅漢果如我今也。

「爾時，世尊從彼優婁頻螺迦葉邊受食訖，還入彼林，經行而住。是時，他化自在天子於夜半時，身出光明，來詣佛所，乃至略說，此大沙門，大有威神！大有威力！乃有他化自在天子，來欲聽法；威德雖然，其猶不得阿羅漢果如我今也。

「爾時，世尊從彼優婁頻螺迦葉邊受食訖，還向彼林，經行而住。是時娑婆世界之主，大梵天王，於夜半時，放身光明，普照彼林，來詣佛所。到佛所已，合十指掌，頂禮佛足，却住一面，向佛而立，譬如火聚，出大猛焰，勝於已前欲界諸天光明百倍，不可為譬。

「爾時，優婁頻螺迦葉過彼夜後，往詣佛所。到佛所已，即白佛言：『大德沙門！食時已至，飯食辦具。未審昨夜，出勝光明，普照林內，來至於此大沙門邊，彼為是誰？合十指掌，頂禮却住，乃至勝前欲天光明。』

「爾時，世尊即告優婁頻螺迦葉，作如是言：『仁者迦葉！彼所來者，是此娑婆世界之主，大梵天王，來詣我所，欲聽受法。』是時，迦葉作如是念：『此大沙門！大有威力！大有威神！乃令娑婆世界之主大梵天王，來至其邊，欲聽於法；威德雖然，其猶不得阿羅漢果如我今也。』

「爾時，世尊從彼優婁頻螺迦葉邊受食訖，還向彼林。經行而住。是時，優婁頻螺迦葉，居處年常恒共竪立一祭祀法，至其時節，摩伽陀國，一切人民，將好種種上味飲食，噉者食者、舐者　　者，辦具已訖。明日各各欲來向於優婁頻螺迦葉居處。

「爾時，優婁頻螺迦葉，即於其夜，在自室內，作是思惟：『明日集聚摩伽陀國一切人民，辦具種種無量飲食，欲來我邊修祭祀法，而此瞿曇大德沙門，脫於是會大眾之前，顯示神通勝上之法。若如是者，我之所有利養名聞即當著彼，則於我邊或復減少。唯願方便，此大沙門，明日莫來。』爾時，世尊知彼優婁頻螺迦葉心所念已，過彼夜後，至鬱單越，到彼乞食，於阿耨達大池邊食食訖，還在彼大池邊，少時靜攝，竟還本林，經行而住。爾時，優婁頻螺迦葉過彼夜已，食後往詣佛世尊所，到佛所已，即白佛言：『大德沙門！於食至時，辦具亦訖，未審沙門，何故不來？其事雖然，我猶不忘所有諸食上好味者，我今為仁，猶留一分。』

「爾時，佛告彼迦葉言：『仁者迦葉！汝昨夜在靜室之中，獨自而坐，可不如是思惟念言：「我於明朝在所居處，年常恒作祭祀之法，摩伽陀國所有男女一切人民，將好種種食飲而來，向於我邊。而此大德沙門瞿曇，恐於彼會眾人之前，出現神通，示上人法，則我所有利養名聞，悉著於彼大沙門邊，我則減少，心私願我明日莫來。」仁者迦葉！我於爾時，知仁此心如是想念，過於彼夜，我即騰空，至欝單越，向彼乞食，得已來到阿耨達池，如法而食，隨日多少，在彼經行，還向此林宿止而來。』是時，優婁頻螺迦葉作如是念：『此大沙門！大有神力！大有威權！感變雖然，其猶不得阿羅漢果如我今也(尼沙塞說)。』爾時，優婁頻螺迦葉，居處年常有一大會，名翼宿日。彼會之日，摩伽陀國數千萬人各來聚集，然其彼會亦有市易，隨諸人輩所須貨買。是時，優婁頻螺迦葉作如是念：『明朝此處，若沙門來，所有人民皆觀看彼，不為我等造作齋食。』彼作如是思惟念已，往詣佛所，即白佛言：『大德沙門！明朝我林修道處所，當作大會，多有眾生，百千聚集，甚大喧鬧，而大沙門！愛樂寂靜，恒行清淨空閑之處。沙門！可從此處移去別求靜處彼間而住(此僧祇說)。』爾時，世尊從彼住處，即便移至差梨迦林，至彼林已，心念彼四迦婁羅王，王名可觸，又四提頭賴吒龍王，四水神龍，四大天王，帝釋天主，及餘欲界一切諸天，娑婆世界主大梵天等，並皆念之。

「爾時，彼等四可觸王，迦婁羅等，知佛內心如是念已，出現大風，從彼優婁頻螺迦葉所居住處，飛騰虛空，即時往詣差梨迦林。到彼處已，頂禮佛足，合十指掌，却住一面，遙覩世尊，向佛頂禮。

「其四提頭賴吒龍王、四水神王，亦知佛心，出大雲雨，從彼優婁頻螺迦葉居處，飛向差梨迦林。到已頂禮佛世尊足，合十指掌，却住一面，向佛遙敬。是時，四方四大天王，亦知佛心，作大端正可喜之身，為人樂見，顯赫威光，照曜自身，悉乘白象，從地湧出，從彼優婁頻螺迦葉居處，往詣差梨迦林。到已頂禮佛世尊足，乃至合掌，遙敬於佛。

「爾時，忉利帝釋天王，及欲界天娑婆世界主大梵天王，知佛心念，身出威光，遍照其地，從彼優婁頻螺迦葉居住之處，飛騰虛空，一時往詣差梨迦林，到已頂禮佛世尊足，乃至曲躬遙敬於佛。

「爾時，彼處一切人民，見如是眾諸天龍等，心生恐怖，身毛皆豎，即便問彼優婁頻螺迦葉等言：『大德和上！此何物神，作斯變怪？非是災也？或當有疫，或大恐怖，或大鬪諍，或有迦吒富單那鬼，及黑闇鬼，而欲來乎？』

「爾時，優婁頻螺迦葉，作如是念：『此必是彼大德沙門威力，作斯神通變也。』即便報彼諸大眾言：『汝等一切！莫恐莫怖！莫畏莫驚！此非災變，亦非疫病，及以鬪諍、諸鬼魅來，當有無畏，當有豐熟，當無怪異，不須恐怖，亦無疾病。汝等但當安隱自慰，此事無苦，一切諸相，盡皆大吉。』

「爾時，優婁頻螺迦葉作如是念：『我今亦可往詣於彼大沙門邊，度量此事，自應當知，何故何變致使如是？』彼作如是思惟念已，即便往詣佛世尊所，欲至佛邊，如來忽以神通之力，即於其前，化作一箇高峻大山，而彼欲來不能得過，到彼山已，即反迴還。過彼夜後還詣佛所，到佛所已，而白佛言：『大德沙門！昨日作何如是變怪？我從昔來，在此居停，未曾覩見如斯之事。』爾時，世尊即便為彼廣說前事，而彼優婁頻螺迦葉既聞說已，生大希有：『奇特可怪，我多年來在此，恒常祭祀火神，不曾有一旋風之氣至於我邊，況復餘神？然今此處，沙門瞿曇！有大威德，一切諸天，來向其邊。』作是念已，即於佛邊，生信向心希有之心。即以心請佛世尊云：『願大沙門！明日食時，更於我邊，受我微供，若佛實是一切智者，應知我心。』作是念已，如來即知優婁頻螺迦葉心念，默然而受彼之心請。

「爾時，優婁頻螺迦葉還其居處，告諸一切摩那婆言：『汝等詣向大沙門邊，量度觀看，其大沙門，作於何事？為當求食欲著衣行，為當默然寂靜而坐？』爾時，彼等諸摩那婆，從於優婁頻螺迦葉聞此言已，即便往詣差梨迦林，到已見佛在彼林內樹下思惟寂然而坐，身出光明，照耀彼處，於食知足，不行乞求，默然而住。彼等見已，詣向佛所，到佛所已，而白佛言：『大德沙門！仁今何故不求食也？』

「爾時，佛告彼諸一切摩那婆言：『諸摩那婆！我已被請。』彼等問言：『大德沙門！是誰所請？』佛即報言：『汝輩和上，已請我也。』

「爾時，彼等摩那婆心生於希有：『甚奇可怪！希有希有！此大沙門，然口不言，遙知他心。』彼等即大歡喜踊躍，遍滿其體，不能自勝。

「爾時，彼等速疾迴還優婁頻螺迦葉之邊，到已白言：『尊者和上！我決定知，此大沙門是一切智。和上以心默請於彼，彼即自知和上之心，亦向我語：「我已彼汝和上心請。」』

「爾時，優婁頻螺迦葉聞彼語已，即便鋪設大價之座。鋪設既訖，心發是念：『沙門瞿

曇！若仁今是一切智者，當應我念即現此座。』爾時，世尊知彼優婁頻螺迦葉心所念已，身應時現於彼座上。

「爾時優婁頻螺迦葉，既見世尊在其座上端然而坐，見已歡喜，即以自手，將好種種餚饍飲食，持用施佛，所謂噉食唼　　舐啜豐足自恣，復作是念：『希有希有！此大沙門！大有威神！大有德力！乃能知我心中所念；威神雖然，而猶不得阿羅漢果如我今也。』

「爾時，世尊於彼優婁頻螺迦葉邊受食訖，還迴至於差梨迦林，經行而住。是時世尊身上所著袈裟之衣悉皆破壞，而彼兵將婆羅門村有於一家人命既終，即便林葬，是時，世尊於林見已，即自收取彼糞掃衣，取已世尊作是思念：『我今何處，洗於如是糞掃之衣，能使清淨？』

「爾時，帝釋忉利天王既知世尊心意所念，知已即於彼之處所，以手掘地，造作一池，其水清淨，作已即便諮白佛言：『善哉！世尊！願以此水洗糞掃衣。』是時，世尊見池水已，復如是念：『今雖得水，當於何上洗浣是衣？』

「爾時，帝釋知佛心已，從鐵圍山將一大石，安置佛前，置以白佛，作如是言：『唯願世尊！於此石上洗蹋是衣。』是時世尊，復如是念：『今雖得石，復當攀何洗蹋此衣？』時彼池岸舊有一樹，名迦拘婆(隋言峯)。時彼樹間有一樹神，知佛意念，按樹一枝令垂向下，而白佛言：『唯願世尊！攀此樹枝，洗蹋於是糞掃之衣。』爾時，世尊復如是念：『我洗衣已，復於何上，曝曬此衣？』

「爾時，帝釋知佛心念，知已即從鐵圍山間，將一最大寬廣之石，安置佛前。既安置已，即白佛言：『唯願世尊！於是石上，以用曬衣。』是時世尊，即於石上曬糞掃衣。

「爾時，優婁頻螺迦葉過彼夜後，往詣佛所，到佛所已，而白佛言：『大德沙門！食時已至，辦具訖了。』又復白佛：『大德沙門！已前此處無有是池，今日何故忽有此池？此處已前無是二石，又從何來？其迦拘婆此樹已前，枝不垂下今日何緣如是嚲垂？不知何緣忽然如此？』作是語已，默然不言。佛告優婁頻螺迦葉作如是言：『仁者迦葉！此處我得糞掃之衣，彼時我作如是心念：「以何浣此糞掃之衣？」爾時帝釋知我心念，以手掘池出此池水，而白我言：「世尊！今可以此池水洗糞掃衣。」以如是故，至今相傳，名為帝釋手掘之池。得是水已，我復更作如是思念：「我於何上，蹋糞掃衣？」

「『爾時，帝釋知我心念，從鐵圍山，將一大石，來置此地，而白我言：「唯願世尊！於此石上，用洗浣衣。」是故此名非人擲石。我於彼時，作如是念：「我手攀何而蹋是衣？」

「『爾時，彼樹迦拘婆神知我心念，以手按此樹枝令垂，而白我言：「唯願世尊！手攀此枝，用脚蹋衣。」以是因緣，此樹之枝如是懸垂。得於枝已，我如是念：「今於何上，曬於此衣？」

「『爾時，帝釋知我心念，從鐵圍山，將此廣石，擲置我前，而白我言：「唯願世尊！於此石上曬所浣衣。」以是因緣，此石名為非人所擲。』

「爾時，優婁頻螺迦葉作如是念：『此大沙門！大有威力！大有神通！乃能令彼天主帝釋而來供承；變現雖然，但大沙門，理實未得阿羅漢果如我今也。』爾時，世尊於彼優婁頻螺迦葉居處食訖，迴還至林，經行而住。爾時，優婁頻螺迦葉過彼夜後，往詣佛所，到佛所已，而白佛言：『大德沙門！若知時者，飯食已辦。』是時，世尊告彼優婁頻螺迦葉，作如是言：『仁者迦葉！汝於前去，我即隨來。』

「爾時，世尊既發遣彼優婁頻螺迦葉去已，即乘神通向須彌山。是時彼山有閻浮樹，以彼閻浮樹因緣故，所以得此閻浮提名。於彼樹上，取得菓已，於先來至優婁頻螺迦葉居處火神堂中，端然而坐。而彼優婁頻螺迦葉在後來，見如來坐於火神堂內，見已驚怪，即白佛言：『大德沙門！仁從何道，而來至此？仁元在林，於我後發，即今何忽在我前，到此火神堂其中安坐？』爾時，佛告彼迦葉言：『迦葉！我先發遣汝已，至須彌山，彼有一樹，名曰閻浮，因彼樹故，此今得是閻浮提名。彼樹上菓，我今將來在此堂內。』指示迦葉：『彼閻浮菓即此是也，顏色端正，香味微妙，食者甚美，汝今可取此之甘菓而噉食之。』爾時迦葉即白佛言：『大德沙門！此事不然，仁自合噉此之甘菓，我不應食。』爾時，優婁頻螺迦葉心如是念：『此大沙門，大有神通！大有威力！乃能於先發遣我已，其身自到須彌山，取閻浮菓，來此火神堂，於前而坐；雖然，猶不得阿羅漢如我今也。』

「爾時，世尊於彼優婁頻螺迦葉居處食訖，速還向於林內經行。是時，優婁頻螺迦葉過彼夜後，至明清旦，往詣佛所，而白佛言：『大德沙門！若知時者，飯食已辦。』爾時，世尊告迦葉言：『迦葉汝今且於先行，我隨後去。』

「爾時，世尊於先發遣迦葉去已，即復還自向須彌山，離閻浮樹相去不遠更有一樹，名菴婆羅。從菴婆羅，取得一菓，於先來到迦葉住處火神堂坐。迦葉後來，見於世尊在火神堂安然而坐，見已白佛，作如是言：『大德沙門！從何道來？在我前到此火神堂。』

「佛告迦葉：『我遣汝後，至須彌山，取得於是菴婆羅菓，將來在此，乃至先勸迦葉令食。』迦葉白言：『我不合食。』爾時，優婁頻螺迦葉心如是念：『此大沙門，大有神通！大有威力！乃能於先發遣於我，到須彌山，取菓將來，於先而坐；雖然，猶不得阿羅漢如我今也。』

「爾時，世尊於彼優婁頻螺迦葉居處食訖，還迴至彼林內經行。是時，優婁頻螺迦葉過彼夜後，至明清旦，往詣佛所，而白佛言：『大德沙門！若知時者，飯食已辦。』乃至去彼閻浮提樹處所不遠，有呵梨樹，將彼菓來，先到迦葉火神堂內，乃至沙門，大有神通，雖然猶不得阿羅漢如我今也。

「爾時，世尊食訖，還至彼林經行，乃至去彼閻浮提近，更有一樹，名毘醯勒，彼樹上取一菓，將來先到堂內。乃至如前，此大沙門，大有神通，先遣我身，其後取菓，雖然猶不得阿羅漢如我今也。

「爾時，世尊食訖，還至彼林經行，乃至去彼閻浮提樹，更有一樹，名阿摩勒，彼樹取菓，於先將來，坐火神堂。乃至沙門，大有神通，先發遣我，身後將菓來火神堂，雖然猶不得阿羅漢如我今也。

「爾時，世尊食訖，還至彼林經行。是時，優樓頻螺迦葉過彼夜後，往詣佛所。到佛所已，而白佛言：『大德沙門！若知時者，飯食已辦。』佛告迦葉：『汝先且去，我隨後來。』爾時，世尊遣迦葉已，至瞿耶尼，到彼處已，乞乳滿鉢，在前來至火神堂內。是時，優婁頻螺迦葉，見已白佛：『大德沙門！從何道來？在於我前，到此堂內。』佛告迦葉：『我遣汝後，到瞿耶尼，乞得是乳，滿此鉢中，在是而坐。迦葉！是乳顏色微妙，香氣甘美，汝意若樂，取此乳飲。』迦葉白佛：『我不堪飲，沙門自飲。』是時，迦葉作如是念：『此大沙門，大有威力！大有神通！乃先遣我，其後身往瞿耶尼國，乞乳滿鉢，先來至此火神堂內；雖然，猶不得阿羅漢如我今也。』

佛本行集經卷第四十一